

# 九合一選舉後公民團體的角色 與台灣的發展

- 陳奕齊／台灣南社秘書長、基進側翼召集人
- 蘇芳誼記錄整理

個人接任台灣南社秘書長是從 2013 年開始，台灣南社如同台灣北社、台灣中社、台灣東社與客社都是大家熟知的「本土社團」。不過，近來台灣社會流行成立所謂的「公民團體」，他們所推動的「公民運動」逐漸成為社會主流，慢慢有將過去我們所稱呼的「社會運動」取而代之的趨勢。隨後，陸續與各個公民社團有進一步接觸的機會，也讓我發覺似乎有一股幽微的情節存在於台灣南社與這些公民社團之間。簡單來說，台灣南社本身是一個政治屬性較為強烈、堅持台灣主體性的社團，似乎不太容易被新興的公民團體所接納。

對此，個人內心始終充滿著疑惑，關心台灣主權問題、關心台灣未來政治走向的台灣南社到底算不算是「公民社團」？而台灣南社長期投入關心的台灣本土教育，是否可視為公民運動的一部分？

## 傳統的「本土社團」＝「公民社團」？

除了台灣南社之外，個人也參與一群年輕人組成的政治團體—「基進側翼」的運作擔任召集人的職務，並不時在網路虛擬世界上以「新一」為筆名發表文章。由於「基進側翼」的組成以年輕人居多，以台灣南社為名所舉辦的活動，往往號召來參加活動者的年紀偏長，但若是基進側翼為主辦單位，號召前來參加活動的成員，年齡層往往是四十歲以下。我很好奇，為何有這樣的分別？

當然其中涉及到兩個不同的團體，舉辦不同的活動選擇不同的宣傳工具，而有不同的效果出現。台灣南社等本土社團大多採用傳統性的宣傳工具，反觀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大多選用網際網路、智慧型手機等現代科技的宣傳工具，造成的效果自然不同。

傳統的「本土社團」算不算是「公民社團」？不論在理論上、定義上「本土社團」應該都算是「公民社團」，因為台灣南社的成員也算是公民，這些公民關心包括：台語／

文的發展走向、台灣本土教育的發展、台灣國家的主權等問題，都算是公共事務的一部分，不能把「台灣南社」排除在「公民社團」之外。可是，在許多人的認知上，隱然將「台灣南社」歸為「傳統」的本土社團，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別，令人感到好奇。

不可否認，促成台灣社會當前活絡的公民運動，主因來自於馬英九政府的執政，他們推出許多倒行逆施的政策，不斷「刺激」人民導致民怨不滿的結果（刺激到活起來）。對此，中國人有一句話形容的非常貼切——「激活」（意指「啟動」之意），可以用來形容目前台灣社會的現狀。台灣社會近來有很多「公民團體」的成立，許許多多過去未曾出現過的新面孔紛紛跳出來，在這些新面孔出現之餘，我們也發現這些團體「去政治化」的傾向非常明顯。

個人早期在「想想論壇」發表的文章即點出，面對台灣當前藍綠政治惡鬥所出現的問題，這些公民團體的立場則是採取保持距離或躊躇不前的態度。令人好奇的是，難道這些公民團體抱持著「去政治化」的立場，大聲疾呼呼籲社會關心苗栗縣石虎生存棲地遭破壞的問題，而比較不會去關心涉及台灣本土語言發展的議題，因為其背後涉及到政黨利益或政治權力的分配，與公民團體所關心的議題相違背呢？

這種感覺就像是我們在荷蘭讀書的時候，留學生生活費較為拮据，總是要等很久才會到物美價廉的中國餐館打一次牙祭。在荷蘭的中國餐館與台灣駐外的僑委會有很深的淵源，有一次他們主動提及他們觀察到只要是來餐館點米粉，且用台灣話交談的人，大多數是民主進步黨的支持者。我很訝異，他們怎麼會有如此刻板的印象！難道支持中國國民黨的留學生們都不吃米粉嗎？且堅持使用母語交談的人，政治傾向難道一定是民主進步黨的支持者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反觀，一般人所認知的「公民團體」，大多包括兩項特質，第一是「去政治化」的傾向，第二是比較關心攸關人民生活福祉的問題。

當前的「公民運動」主要的訴求在於推動社會的改革與改造，本質上與過去所推動的「社會運動」有所不同。因此，個人比較不喜歡以「公民運動」取代「社會運動」，既然大多數都已經約定俗成，也成為當前正夯的「語詞」，我也就跟隨使用。

## 馬英九政府治理下的公民運動

執政無能的馬英九政府近七年來，面對台灣社會蓬勃發展的公民運動，慣常採取「軟權力」（soft power）策略透過「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的方式，讓公民團體疲於奔命。例如：當政府丟出攸關苗栗石虎棲地生存的問題時，引來眾多環保團體的關注，開始在社會上表達意見，接下來又丟出處理老樹生存的問題，環保團體又要出動回應。長期下來，環保團體淪為政府操弄的傀儡，能量逐漸被消耗殆盡。

事實上，馬英九政府執政無能雖然是「激活」台灣公民運動蓬勃發展的主因，但是公民運動未來的何去何從？大多數的公民團體並無暇能夠提出清楚的發展方向。2013年

6月21日馬英九政府與中國簽訂《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議》)之後,隨後7月底、8月初林飛帆等開始走上台北街頭推動反對服貿協議的運動,在同一時間,我們也在高雄推動相同的運動。當我們一開始時,並未引起大多數青年學子的注意,參與我們活動的人數相當稀少,甚至在高雄中央公園發起遊行抗議時,眾多學子從旁邊經過不但毫不在意,甚至還對我們翻白眼,讓人感覺參與反服貿協議遊行的人都是異類、怪胎。在高雄舉辦反對服貿協議活動參與者稀稀落落,在台北舉辦類似的活動,也引不起大多數人的共鳴。直到2014年3月17日當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張慶忠,趁著國會議場紛亂之際拿著麥克風宣布開會,30秒內意圖將《服貿協議》案強行闖關,引起軒然大波。隔天(3月18日)晚上,反對黑箱《服貿協議》的學生團體與公民團體兵分多路,無預警衝破立法院駐衛警的封鎖攻佔國會議場,這個史無前例的舉動,經由媒體的大幅報導後,始燃起全民反《服貿協議》運動的烈火,也讓台灣的公民運動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

## 台灣公民運動必須面對的兩項課題

三一八太陽花運動雖然讓台灣的公民運動,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但是也迫使公民團體再也無法迴避以下兩項問題:(一)政治態度的明確表達;(二)採取何種態度面對中國。

台灣公民運動未來何去何從?到目前為止,始終是一項未知的變數。剛剛個人已指出,台灣社會存在著去政治化的因子,使得大多數人民對政治內涵的理解非常粗淺。我相信徹底解決台灣當前的政治問題,必須讓人民直接面對政治,體會政治真正的意涵之後,台灣人民才能認清公民運動的核心價值,進而找出未來發展的方向。

就以個人對於三一八太陽花運動的近身觀察為例,當學生衝進立法院之初,台灣南社立刻號召一部遊覽車的人來到台北聲援,個人稍晚才上台北支援,一到現場才發現場面混亂,實在看不下去,於是請求在台北的朋友們,幫忙準備大聲公等放送設備,在青島東路與中山南路交叉口,搭起了一個演講的舞台,開始向群眾進行演講。我之所以看不下去,實在是因為發現一群自稱代表公民團體的年輕人,他們以公民的身份上台演講,他們滿腦子都是中國國民黨腦殘的思想,上台足足講了五分鐘,台下的聽眾接收一大堆沒有營養腦殘的思想。顯然,這不是一個好的開始,於是我們一群人決定在台北多留幾天,利用已經搭起的舞台傳達我們的理念。

基本上,我們的論述與其他人並不相同,我們認為既然學生們與許多公民團體已經衝進立法院,也佔據立法院大會議廳,立法院的警察或許是因為王馬鬥爭的緣故,並沒有進入立法院強行驅散在立法院大會議廳內的學生們。然而,就在我們躊躇不前之際,不知不覺當中失去了一個寶貴的契機,導致後續出現的政治僵局與難以解決的難題。其實,早在三一八太陽花學運發生之前,2013年11月間東歐的烏克蘭剛發生過一件驚天

動地的大事，由於前總統亞努柯維奇（Viktor Yanukovich）的政府放棄原先與歐盟更緊密結合的協議，不顧民意的反彈，執意轉向與俄羅斯建立合作。這樣的一個政治轉向，逼使烏克蘭人民走上街頭，佔領烏克蘭總統府，最後亞努柯維奇不得不流亡海外。我之所指提出這樣的案例，乃是要傳達一個意指，既然台灣的學生們已經佔領立法院，這個史無前例的政治動作，對外傳達一項重要的意涵：學生們佔領立法院可以說是準政變的型態，應該要求馬英九流亡才對。或許是因為台灣人的政治性格比較保守，希望政治安定不要發生動亂，因此為了恢復正常的政治秩序，提出修改「兩岸監督條例」的主張。其實，差不多在相同的時間，在海外有一群專門研究台灣問題的法國學者，舉辦一場 Round Table 會議，其中一位與會的學者談到他的觀察，他認為台灣的政治發展非常特別，一群學生突如其來的動作佔領國會，最後的結果卻是提出一項要求國會制定兩岸監督條例的法案。

我們不禁要問，假使學生們佔領國會的目的是為了反對黑箱《服貿協議》，代表他們不承認當前這個國會的正当性，所以才會採取如此激烈的動作，用佔領國會的行動來凸顯國會議員無法代表人民真正的意志，沒有審議法案的正当性。然而，就在學生佔領國會行動結束之後，人民對於國會還有信任感嗎？當台灣人民失去對於國會議員的基本信賴之後，不論是先前審議的《服貿協議》被人民否決，後續對「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法案審查，人民是否接受？如果對國會審查《貨品貿易協議》還是不滿意，人民又要佔領國會嗎？總結而言，這個難題恐怕將無解持續下去，直到下一屆新國會的產生為止。對此，個人認為假使他們真正認識政治的本質，且毫不畏懼勇敢承擔責任，在學生與公民團體衝入國會大廳、成功佔領國會之後，只要提出「要求國會全面改選」的訴求，要求所有國會議員與行政院長必須總辭，行政院立刻改組。如此一來當學生們決定走出立法院，「出關播種」的任務就是轉守為攻，積極投入選舉。相信這個強而有力的訴求，勢必隨著媒體的大幅報導，帶動學生與公民團體投入大選，讓這些新興的政治勢力更容易趁勢進入國會，改變國會藍綠對抗的政治生態之後，對台灣政治的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

## 公民運動、公民參政運動是體制外的運動

公民團體積極投入公民運動，終究要面對一項挑戰，也就是公民參政運動。基本上，不論是「公民運動」或是「公民參政運動」都屬於 1980 年代體制外的運動。大家或許還記得在 1970 至 1980 年代期間，當時大家所熟悉的「反對運動」涉及層面相當廣闊，從攸關勞工權益的工會運動、影響勞工健康的反公害運動、環保自力救濟運動、涉及婦女權益的性別運動以及政治議題等各式各樣的抗爭運動。由於當時的台灣仍在中國國民黨一黨獨大、政治壟斷之下，因為他們無法確實回應社會的發展與人民生活的需求，因此才會出現「反對運動」，衝撞既有威權統治的體制。如今，這種情況並沒有改變，從苗栗縣政府在未詢問人民的意見前，想要以促進經濟發展為由，開發石虎的棲地，無視石虎面臨滅種的危機；另外，高雄市政府打算在中央公園興建圖書館，卻沒有



徵詢當地人民的意見是否同意砍伐樹林，以上個案凸顯出政府治理的過程中，並未顧及人民的感受，瞭解人民真正的需求。因此，在政府尚未確實回應人民真正需求之前，人民透過許許多多的運動，提醒政府重視人民真正的需求，皆算是「體制外」的運動。

## 公民運動與公民參政運動

面對政府未能確實、具體回應人民的需求，公民團提出兩種不同的解決對策：第一、主張以「審議式民主」改善政治體制未能回應人民需求的弊病；第二、主張推動「代議式民主」的重建，解決代議政治的失靈。基本上，不論是「審議式民主」或是「代議式民主」，其目的均在反映人民真正的心聲，導正當前政治運作不彰的現況，具體表現在外的行動，前者屬於「公民運動」、後者則是「公民參政運動」。基本上，公民團體的立場大多是傾向於支持審議式民主，他們認為政治不應為藍綠兩大政黨所把持，任何重大政策皆應該召開公聽會，擴大人民參與的管道，甚至是落實審議式民主，納入人民參與的意見。另外一種，則是批評代議式民主出現失靈，是導致政治決策品質低落的主因，基於代議式民主不獲人民的信賴，故主張應改由公民團體的代表進入議會，取代其中不適任的代議士，才算是強化代議式民主的機制。就我個人的看法而言，「基進側翼」所走的路線就是「公民參政」運動，以打破僵固的政治結構，顛覆政府不合時宜的遊戲規則為主要目的。

「公民運動」或「公民參政運動」雖然是兩條不同走向的運動路線，但是兩者都是「體制外」的運動。不論是「公民運動」或「公民參政運動」，都同樣面對相同的挑戰，亦即在社會上佔據分配資源位置的既得利益者，只顧著照顧自己或同一族群人的利益，卻無能力也無意願回應當前年輕一輩年輕世代的發展需求。在此舉一個實例來說明，「基進側翼」有一位投入議員選舉的伙伴，為何他想要參與選舉？當他自大學畢業進入社會之後，發現社會上的工作機會變少了，為了爭取較多的工作機會與較好的工作收入，不得不遠離家鄉來到台北就業，好不容易找到月薪三萬元的工作，其中租房子要花費月薪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生活的必要開銷，每一個月月底口袋所剩無幾，這樣的經濟條件會有什麼樣的未來，如何與女朋友共組家庭？這是當前「崩世代」所面臨的現實考驗。後來這個朋友跑去澳洲打工度假，他在澳洲實際生活一段時間後，發現澳洲生活一個月的房租開銷，最高不超過月薪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每天工作加班最多不超過兩小時，實際工作不超過十小時，剩下的時間他可以悠閒地在海邊曬太陽，享受高品質的生活。但是，他在澳洲所從事的工作等同於外勞在台灣所從事的三 D (Difficult, Demanded, Dangerous) 工作，在農場摘草莓、搬運體積又大又重的西瓜。由此可見，很多人都將這個「崩世代」的族群當作是「草莓族」，認為他們吃不了苦、抗壓性低，並非事實。他們找不到優質、適合他們發展的工作機會，大大影響他們的未來，他們覺得此事非常嚴重，若不站出來爭取他們的權益，有誰會為他們說話？

### 三一八太陽花學運與世代正義

台灣當前的經濟發展陷入「非生產性的陷阱」當中，台灣社會當中一群沒有生產力或生產力不足的一群人，他們所分配到的資源，遠比生產力最為旺盛、創造力最強的年輕人還要多很多。台灣當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台灣軍公教人員的退休所得替代率達到 90%，全世界找不到任何一個國家像台灣社會這樣子。這讓我聯想到有一部日本電影「楢山節考」(The Ballad of Narayama) 其中所演「上山棄老」的劇情，一個村莊內失去生產力或生病的老人，獨自帶著簡單的糧食入山自生自滅，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制度？原來一個村莊內的資源有限，主要的資源優先提供給新生兒享用，寄望他們慢慢長大有更大的生產勞動力之後，能夠創造更多的資源奉獻整個村落，延續整個村落的生存，卻不會分配給失去生產性或可能影響村莊發展的老年人身上。

台灣社會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來自於已經退休沒有生產力的一群人，每月從政府領到的錢，竟然比一個年輕世代辛苦工作一個月的薪資還多，長期如此惡性循環下去，對台灣未來的發展相當不利。三一八太陽花學運，為什麼會吸引這麼多的年輕人參與，他們所反對的就是這樣資源分配不公平的現狀，因為年輕人眼前所看到的事實，就是「世代性的差異」。部分的人總以為三一八太陽花運動是單純的學生運動，實質上並非如此，大多數參與三一八太陽花運動的人，多是已離開校園且剛進入社會的年輕族群，因為這批人由學生身分轉為社會人士的過程碰到阻礙。然而為了凸顯學生形象的純潔與正當性，許多在第一線參與其中的 NGO、年輕族群，因而刻意不表現早已脫離校園的身分。

三一八太陽花學運期間，在台北的現場是全國關注的焦點，據我所知，高雄「中油石油工會」也有不少熱血的年輕人，關心太陽花學運的發展，這些人與衝進立法院議場的人有著相同的感受。中油石油工會的高層幹部長期以來，不斷對政府、立委進行遊說與施壓，這些人念茲在茲的是領到優渥的退休金，而不是中國石油公司長遠的發展，一再拖延中油民營化的腳步，避免影響自己退休的福利。反觀，絕大多數目前還在中國石油公司上班的年輕人，為了挽救自己的工作機會與工作環境，體認到唯有員工出面承擔起該負的責任，才能改善當前中油公司組織與經營崩壞的現狀。他們不斷思索中油公司未來的改造之路，除了推動民營化之外，難道沒有其他更好的改造方式嗎？長期以來，大多數人認為在中國石油公司上班是肥缺，特別是近年來台灣社會經濟的蕭條，大多數人對於中國石油公司不斷調漲油價有滿腹的怨言，為此中油公司不得不提出民營化的主張，試圖來化解人民的不滿。然而，這樣的安排對大多數進入中國石油公司上班年資尚淺的人，不一定是最好的安排，這些人內心的不安與憤怒，與太陽花學運衝進立法院議場的人其實感受是相同的。

面對整個國家資源的分配被一些享有既得利益的族群所掌握，國家的運作機制被這群人搞得烏煙瘴氣，從未認真將台灣年輕族群的未來當作一回事。難道台灣的年輕人必須接受馬英九心中所想的，將自己的未來寄託在中國身上嗎？這幾年來台灣過度依賴中

國市場的結果，台灣人民的薪資水準不升反降，台灣年輕人內心的苦悶，政府高官知道嗎？參加太陽花學運的年輕人提出「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的口號，中國石油工會的年輕人也跟著倡議「自己的中油，自己救」的口號，其來有自。顯然，三一八太陽花運動的影響之所以如此巨大，其理由就在此，凸顯「世代正義」的重要性。

## 中國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

面對台灣政黨政治，代議制度、政府治理、社會發展失衡與崩壞，迫使我們必須再也不能迴避正視台灣政治長期存在的弊病，我們探討台灣政治發展的問題，不能重蹈藍綠兩大政黨同樣爛的批判陷阱當中，我們必須從中比較兩者的差異並作出區隔，承擔起該負的責任，推動實質的政治改革，才能真正掃除台灣政治的烏煙瘴氣。台灣政治崩壞的主要原因，來自於中國國民黨的問題遲遲無法解決，因此「基進側翼」提出「中國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論述主張，作為 2014 年九合一大選的競選口號。基本上，這種作法的主要目的在於藉由選舉的過程，重建一套台灣政治道德的最低標準，透過一次又一次的選舉，逐漸內化並提升為政治文化運動。

台灣雖然 2000 年出現政黨輪替，2004 年本土政權又再度贏得政權，但是中國國民黨威權政權的本質並未改變，放任他們繼續參與台灣的政治運作，是台灣政治發展的一大隱憂。德國推動防衛民主機制的經驗告訴我們，在一個民主運作的機制下，並不是所有政黨都可以參與政治。事實上，中國國民黨並不能算是一個正常國家的民主政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年輕人不應該繼續執著、爭辯與迴避處理中國國民黨本身的問題，以及過去因為中國國民黨存在台灣社會中所造成的認同問題，導致到現在台灣仍與中國的關係牽扯不清。

台灣推動公民運動的本質，必須讓台灣人民認識到政治的重要性，並願意投入參與重建台灣最低道德的政治運動，進而意識到作為一個二十一世紀台灣現代公民的必備條件，就是在中國國民黨威權法西斯政黨殘餘的本質尚未改變之前，將其排除在民主選舉的活動之外。只要這種觀念內化成為每一個台灣年輕人的民主價值，進而凝聚成為全民的共識，這項成功的公民運動後續可以發揮集體的力量，推倒由中國國民黨所帶來諸多的政治問題，並徹底釐清台灣與中國任何政治上的牽扯與糾葛。

## 九合一選舉的結果與台灣前途

這次九合一的選舉，民主進步黨得到意外的勝利，除了以青年人為主體的公民力量選擇改變，對馬英九政府的施政投下不信任票；另外我們在南部也發現，許多原本中國國民黨的支持者，受到馬英九政府無能施政不力，加上社會普遍存在「中國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氣氛下，讓他們感受到投票給中國國民黨不再有光榮感，因此重創中國國民黨的選情。

這次「基進側翼」派出四名候選人投入高雄市議員的選舉，在前鎮、小港的傳統社區中，我們的候選人很不容易得到一萬多票的支持，凸顯許多人對目前兩大政黨為主的政治現狀感到失望，他們希望有兩大政黨以外的選擇人選。因此，九合一大選之後，許多人注意到這股政治版圖挪移的現象，認為政治勢力即將出現重組是籌組第三勢力的絕佳機會，台灣需要第三勢力的說法紛紛出籠。台灣為何需要第三勢力？雖然過去的公民團體對於敏感的政治議題，大多保持一定的距離，雖然他們曾提出「審議式民主」的重要主張，但是這些公民團體多年下來，逐漸意識到「代議式民主」一旦沒有公民團體參與其中，公民團體的訴求很難被排入政治議程進行討論。

顯然，第三勢力極力想要在 2016 年的國會大選當中突破重圍，挑戰的難度非常高，重點是第三勢力的政治光譜該如何定位？這牽涉到很大的問題。目前第三勢力的操作手法是站在道德高位上，批判藍綠兩大政黨都無法得到人民的信任，而非與藍綠兩大政黨站在平行的地位。第三勢力在台灣的政治場域上該扮演何種角色，採取哪一種作法爭取淺藍的選票或是淺綠的選票，將是未來必須面對與處理的課題。

第三勢力可以選擇一兼兩顧、徹底解決台灣政治的問題，一方面培養訓練一批年輕人有別於傳統的政治人物，他們有「天然台獨」的本質，而且堅信「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台灣目前是不是一個國家，內部還存有爭議，假設他們認為台灣已經是一個國家，就應該付出所有的心力，保護這個他們安身立命的所在；假設他們認為台灣還不是一個國家，那他們更應該用盡所有的力量，打造台灣成為一個實質的主權國家。另一方面，以堅定的立場，正視中國國民黨存在於台灣社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而解決錯綜複雜的政治問題，除非中國國民黨裂解重生，否則清理中國國民黨，將其掃進歷史的灰燼，是最好的作法。

按照台灣目前的政治環境，有執政機會的政黨才有選擇中間路線的本錢。第三勢力既無執政的經驗，也無足夠執政的人才，並沒有與民主進步黨競逐中間路線的能力，因此改選擇站在民主進步黨的一側開闢自己的戰場，讓民主進步黨上台後有更大治理的空間，是一個可行的作法。第三勢力要尋求永續發展，必須在台灣主體意識與台灣國家認同的立場，比民主進步黨更堅持。台灣新一代的年輕人由於出生時，台灣已經推動民主化與正常化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們沒有政治意識上的包袱，可說是純然的台獨支持者。對他們而言，台灣已是台灣人的國家，根本不需要再多做解釋。我們只要賦予他們政治上的意義與正當性，並恪守政治道德的最低標準，堅持社會公平正義、世代公平正義的立場，提出實質的標準內涵，相信可以得到台灣人民的支持。

當然，第三勢力想要爭取發揮的空間，還有很多需要討論的空間，不過我還是認為第三勢力一定要團結合作，並與民主進步黨好好溝通，選擇一個適當的定位，合力降低中國國民黨立法委員的席次，讓民主進步黨的席次可以過半，相信未來仍然大有可為。



最後再補充一項說明，1980 年代時期，台灣社會所發展出來的反對運動，歸屬於體制外的運動，這些運動的產生都是來自於當時的執政者與政府未能反映人民對於社會所有發展包括：政治、環保、勞工、婦權、教育、經濟等問題的結果，其目的都是爭取社會的改革，妥適解決各式各樣社會的問題，而在過程中難免會涉及處理所謂「體制化」、「社會化」的過程，而民主進步黨就在那個時刻，扮演這個關鍵性的角色，這是我們必須理解的部分。

## 結論

台灣遲遲無法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主要的原因除了中國國民黨的邪惡勢力盤據在台灣社會，對社會帶來負面的影響之外，還有另一項就是我們錯誤以為台灣應該效法西方國家兩黨輪替的政治風氣，發展出兩黨相互制衡的機制，在野黨監督執政黨，對台灣政治的發展是正面的。表面上，這項說法已接受了中國國民黨是西方國家正常化的政黨，同意他們可以是執政黨也可以是在野黨。但事實上，他們卻忘記了中國國民黨至今尚未裂解重生，其威權獨裁法西斯的本質並未根除。因此，第三勢力所欲扮演的重要角色，乃在於扮演一股除了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以外的政治勢力，一旦台灣的政治版圖出現挪移，它隨時可以取代中國國民黨，成為台灣另一股與民主進步黨競逐的政治勢力，並同樣是在堅持台灣本土、台灣認同的立場，實踐政黨和平輪替。如此才能算是真正良性的政黨政治，也是台灣政治發展應該要走的道路。◆